

文学名著

中国古典

文学名著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三十八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三十八辑目录

三国志·下

- 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
第二十七..... (499)
- 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丘诸葛
邓钟传第二十八..... (511)
-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
第二十九..... (540)
- 卷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
东夷传第三十..... (562)
- 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
第一..... (585)
- 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
第二..... (589)
-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
第三..... (604)
-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
传第四..... (611)
- 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
传第五..... (614)
- 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
赵传第六..... (632)
- 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

传第七·····	(641)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廙孙简	
伊秦传第八·····	(648)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	
董吕传第九·····	(658)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	
魏杨传第十·····	(665)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	
张杨费传第十一·····	(676)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张	
杜许孟来尹李譙传第十二·····	(683)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	
王张传第十三·····	(699)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	
姜维传第十四·····	(708)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	
传第十五·····	(717)
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	
传第一·····	(731)
卷四十七 吴书二 吴主	
传第二·····	(745)
卷四十八 吴书三 三嗣主	
传第三·····	(769)
卷四十九 吴书四 刘繇太史	
慈士燮传第四·····	(791)
卷五十 吴书五 妃嫔传	
第五·····	(799)
卷五十一 吴书六 宗室传	

第六.....	(805)
卷五十二 吴书七 张顾诸葛亮	
传第七.....	(814)
卷五十三 吴书八 张严程阚薛	
传第八.....	(831)
卷五十四 吴书九 周瑜鲁肃	
吕蒙传第九.....	(841)
卷五十五 吴书十 程黄韩蒋	
周陈董甘徐潘丁传第十.....	(858)
卷五十六 吴书十一 朱治朱然	
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871)
卷五十七 吴书十二 虞陆张骆	
陆吾朱传第十二.....	(881)
卷五十八 吴书十三 陆逊传	
第十三.....	(898)
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 吴主五子	
传第十四.....	(912)
卷六十 吴书十五 贺全吕周	
钟离传第十五.....	(921)
卷六十一 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	
传第十六.....	(934)
卷六十二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	
第十七.....	(944)
卷六十三 吴书十八 吴范刘惔	
赵达传第十八.....	(950)
卷六十四 吴书十九 诸葛滕二孙	
濮阳传第十九.....	(954)
卷六十五 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	

传第二十.....	(971)
上三国志注表.....	(983)

三 国 志 下

西晋·陈寿 著



三国志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 王传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机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

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①。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①《魏名臣奏》载黄门侍郎杜恕表，称：“韩观、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①。”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冯凉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官，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固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②。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③。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将士用命。

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箠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④，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卒于安定。

①案《胡氏谱》：通达名敏，以方正征。②睚，五卖反，眦，士卖反。③虞预《晋书》曰：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位至光禄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器望，虽乡人诸父，未能觉其多少。时同郡刘公荣，名知人，尝造周。周谓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儿见卿，卿为目高下，以效郭、许之听，可乎？”公荣乃自诣陔兄弟，与共言语，观其举动，出语周曰：“君三子皆国士也。元夏器量最优，有辅佐之风，展力仕宦，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陔少出仕宦，历职内外，泰始初为吏部尚书，迁左仆射、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于官。陔

以在魏已为大臣，本非佐命之数，怀逊让，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职，无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终始全洁，当世以为美谈。韶历二官、吏部郎。山涛《启事》称韶清白有诚，终于散骑常侍。茂至会议中、尚书。颍川荀恺，宣帝外孙，世祖姑子，自负贵戚，要与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见怒。元康元年，杨骏被诛。恺时为尚书仆射，以茂骏之姨弟，陷为骏党，遂枉见杀，众咸冤痛之。④《晋阳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厉操清白。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将其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著著闻，历位宰牧。晋武帝赐见，论边事，语及平生。帝叹其父清，谓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威对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为不如？”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远也。”官至前将军、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赠镇东将军。威弟黑，字季象，征南将军，威子奕，字次孙，平东将军，并以洁行垂名。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①。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②，青龙中奏之。

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

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也。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珪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滂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筭，恶其掩人也^③。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为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

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炯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①！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②。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③。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污，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④。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如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①案《王氏谱》：昶伯父柔，字叔优；父泽，字季道。《郭林宗》传曰：叔优、季道幼少之时，闻林宗有知人之鉴，共往候之，请问才行所宜，以自处业。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虽然，叔优当以仕宦显，季道宜以经术进，若违才易务，亦不至也。”叔优等从其言。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②《孙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③《国语》曰：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度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笋。臣松之案：对秦客者，范雎也。此云范句，盖误也。④臣松之援之此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凡道人过失，盖谓居室过愆，人未之知，则由己而发者也。

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暴于世，因其善恶，即以为诫，方之于彼，则有愈焉。然援诚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以败。言之伤人，孰大于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⑤《世语》曰：黄初中，孙权通章表。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⑥伯益名奕，郭嘉之子。⑦臣松之以为文舒复拟则文渊，显言人之失。魏讽、曹伟，事陷恶逆，著以为诫，差无可尤。至若郭伯益、刘公幹，虽其人皆往，善恶有定；然既交之于昔，不宜复毁之于今，而乃形于翰墨，永传后叶，于旧交则违久要之义，于子孙则扬人前世之恶。于夫鄙怀，深所不取。善乎东方之诫子也，以首阳为拙，柳下为工，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方之马、王，不亦远哉！⑧昭先名嘏。《别传》曰：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旆，字子旆，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旆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旆，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由是声闻远近，州郡并招，举孝廉，历酸枣、祝阿令。嘏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于成人，故幼以至性见称。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于时学者号之神童。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四。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及邑中争讼，皆诣嘏质之，然后意厌。其子弟有不顺者，父兄窃数之曰：“汝所行，岂可令任君知邪！”其礼教所化，率皆如此。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嘏为人淳粹恺悌，虚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义，皆沉默潜行，不显其美，故时人少得称之。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关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

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垣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选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械，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臆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余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①。

①案《晋书》：浑自越骑入晋，累居方任，平吴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浑子济，字武子，有隼才令望，为河南尹、太仆。早卒，追赠骠骑将军。浑弟深，冀

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自湛已下事，见《晋阳秋》也。

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以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其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骛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乱，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以抗衡。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守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